



Committed to Improving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Note

2020.8.6(Y-Research RN193)

柯马克 (Mark Kruger) / 第一财经研究院顾问

www.cbnri.org

研究简报

全球观察

衰退的“回报”

摘要

虽然被牺牲的 GDP 及其挽回的公共健康利益并不在每个国家都拥有相同的价值,但我们得出的结果仍能表明:对一些国家而言,GDP 并没有被白白“牺牲”,通过遏制病毒传播,这些国家为今后更为迅速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正文

上周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许多国家第二季度 GDP 都出现了大幅下滑。很明显,全球当前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但由于各国和地区编制相关数据报告的体系和方法各不相同,这让比较如今各国经济的紊乱程度变得更为困难。

就 GDP 数据而言，美国（第二季度 GDP 下降 33%）公布的是年化的季环比数据，欧盟（第二季度 GDP 下降 12%）公布的则是单纯季环比变化，而中国（第二季度 GDP 上升 3%）公布的是的季度同比数据。与此同时，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国和地区的爆发存在时间上的先后，这让数据比较变得更为复杂。以中国为例，由于新冠疫情爆发最早，因此在横向比较中仅使用第二季度经济数据会有失偏颇。

图 1 GDP 降幅的比较



来源：Wind、第一财经

图 1 展示的是用两种标准化方法来分析 8 个 G20（二十国集团）国家公布的 2020 年第二季度经济数据。粉色柱状表示的仅为这些国家 GDP 在 2019 年上半年与 2020 年上半年的差值，从这个维度看，GDP 降幅最小的是韩国（下降 1%），最大的是西班牙（下降 13%），中国的降幅不到 2%，而美国则达到近 5%。

然而，这样的比较能否清晰地展现事情的全貌呢？

中国如今的 GDP 趋势增长水平比美国高得多，若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出现同等幅度的下滑，则意味着中国损失了更多的增长。作为纠正，图 1 中的红色柱状展示了 2020 上半年 GDP 相对于趋势的变化（使用 2019 年实际 GDP 增速作为趋势）。从这个维度看，GDP 降幅最小和最大的依然是韩国和西班牙，但中国降幅（下降 8%）略大于美国（下降 7%），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有相对较高的趋势增长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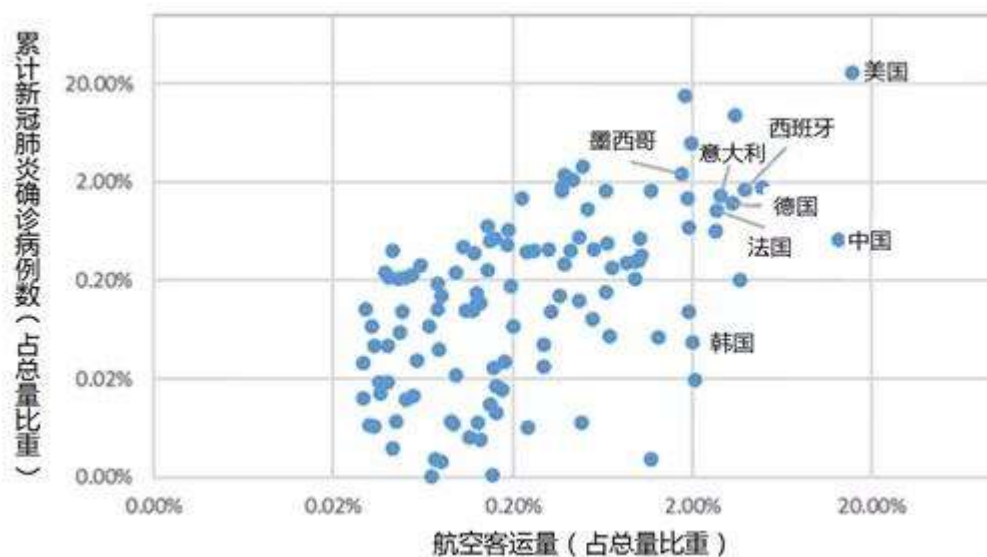
各国 GDP 萎缩几乎是源于同样的原因：旨在遏制新冠疫情扩散的公共卫生措施和政策极大抑制了经济活动。大家期望的是，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商业活动就能够恢复正常。

那么，各国遏制新冠疫情的效果如何？

仅以确诊病例数多少作为衡量标准是不恰当的。人口数量多、人口流动大的国家更有可能出现更多确诊病例。

为了建立新冠病毒跨国演变真实情况的基准线，我采用了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汇编的航空旅客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 2018 年所有航空旅行数据（国家间与国家内部），并以此为基线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各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截至 7 月 31 日）进行比较（图 2）。

图 2 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和航空客运量



来源：Wind、第一财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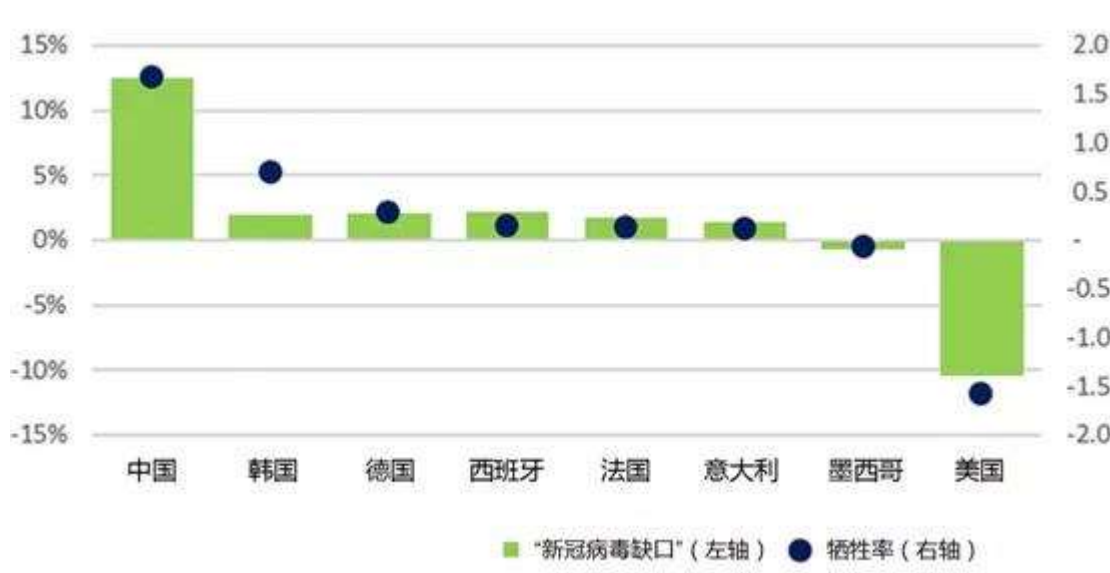
IATA 和 WTO 的数据涵盖 128 个国家，我计算了各国航空客运量全球占比（以 128 个国家总数作为基数）以及各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全球占比。以意大利为例，该国 2018 年的航空客运量全球占比为 2.9%，与之对应的是，截至 7 月 31 日，该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全球占比为 1.5%。

两组比例数据的相关系数为 0.66，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确诊病例数全球占比有三分之二可以用航空客运量全球占比来“解释”。图 2 将数据以对数尺度展示为散点图，并标出了上述已经公布 2020 年第二季度 GDP 数据的 8 个 G20 国家的位置。

在确立了可衡量新冠病毒感染情况的基线水平之后，便可以比较各国抗击疫情的表现。我的方法是通过计算“新冠病毒缺口”（Covid-19 gaps）——各国 2018 年航空客运量全球占比减去对应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全球占比——来比较各国在遏制疫情扩散方面的表现。若缺

口为正，则意味着该国在控制疫情时的表现优于基准水平。

图3 “新冠病毒缺口”和 GDP 牺牲率



来源：IATA、WHO、Wind、第一财经

图3中的绿色柱状展示的即为“新冠病毒缺口”。在所分析的128个国家中，中国的正缺口最大（ $13.0\% - 0.5\% = 12.5\%$ ），美国和墨西哥的缺口为负，表明新冠病毒在这两个国家的感染率超过了我们根据其航空客运数据所能推测的预期水平。其他5个国家的缺口均为正，在1% - 2%之间，表明这些国家在遏制病毒扩散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估算“牺牲率”（图3中的黑色圆点），即为遏止新冠疫情每“牺牲”掉一个百分点的GDP所得到的“新冠病毒缺口”。计算方法就是将“新冠病毒缺口”（图3中的绿色柱状）除以GDP相对于趋势的降幅（图1中的红色柱状），结果就是各国用“牺牲”掉的GDP“换回”了多少公共健康利益。

计算出“牺牲率”后便可对各国防疫政策的成效进行评估。例如，为抵消出口急剧下降的影响，韩国没有采取封锁策略，而是推行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这并不表示韩国漠视病毒传播，实际上韩国积极推行了大规模检测和接触者追踪机制。相比之下，中国更愿意迅速封锁病毒传播的热点地区，而其财政支持的规模（占 GDP 比重）仅为韩国的一小部分，但中国也“牺牲”了更多的 GDP 增长。中国的“牺牲率”为 1.7%，意味着每放弃一个百分点的 GDP 换回了 1.7% 的“新冠病毒缺口”。韩国的“牺牲率”为 0.7%，相比中国，单位经济收缩换回的公共健康利益更小。

需特别指出的是，对“牺牲率”的分析所基于的假设是，被“牺牲”的 GDP 及其“换回”的公共健康利益在每个国家都拥有相同的价值，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尽管如此，我们所得出的牺牲率仍能表明：对一些国家而言，GDP 并没有被白白“牺牲”，通过遏制病毒传播，这些国家为今后更为迅速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